

主编 张伯伟 蒋寅

中國詩學

第十三辑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集刊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诗学

第十三辑

主 编	张伯伟 蒋 寅
编 委	王小盾 王丽萍 王晓平 王筱芸 刘玉才 刘跃进 张文澍 张伯伟 张宏生 陆 扬 徐 俊 黄仕忠 蒋 寅 戴利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出版得到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专项经费的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学.第13辑/张伯伟,蒋寅主编.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2-006610-0

I.中… II.①张…②蒋… III.诗歌-文学理论-研究-
中国-丛刊 IV.I207.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9517号

责任编辑:葛云波 装帧设计:康健
责任校对:葛云波 责任印制:张文芳

中国诗学(第十三辑)

张伯伟 蒋寅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61千字 开本787×1092毫米1/16 印张18.5 插页2

2008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978-7-02-006610-0 定价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史 学 著】

(201) 戴圣下	等立为《诗经集解》
(215) 舒新城	败学所始真世王
(251) 新小品	风书世
(253) 傅斯园	说书世

目 录

【文学已题回】

【诗学文献学】

(155) 王逸	新世书世王本
《王逸〈招魂章句〉考辨》商兑	力 之 (1)
——兼论《文选集注》“集”各家所引王逸《招魂序》均节文	
《白居易诗集校注》补证三则	陈 翀 (11)
萨都刺伪诗考辨	段海蓉 (17)
《汲古阁未刻词》传钞源流及传钞《汲古阁未刻词》本《漱玉词》文献价值衡估	
.....	王 昊 (37)
郑玄抚《续玉台新咏》编纂考	杨 焘 (45)
新见计默《洪昉思诗序》	[美]白亚仁 (52)

【诗 歌 理 论】

从“辍其情”、“性其情”到“任其情”	程 刚 (54)
——从魏晋玄学人性论变化看“诗缘情”说的提出	
《文心雕龙》“风骨”释说	霍俊国 (65)

【诗 歌 史】

先秦时期的传统琴歌	车 颖 (74)
唐太宗、高宗时期文馆学士的诗学成就	陈冠明 (91)
——初唐文学馆及学士文学研究之一	
《滁州西涧》三问	李 庆 (106)
——关于明代该诗流传和评论的思考	
李商隐近体诗运用虚词的艺术手法	吴振华 (115)
北宋科举锁院诗考论	陆 胤 (125)
儒者与隐士的对话	王利民、马国栋 (144)
——朱熹与刘韞倡酬诗论析	
辛稼轩《沁园春》“止酒”二首接受考述	马大勇 (152)
论常州词派的分期及其早期特点	黄志浩 (172)
民国词史界说与分期	曹辛华 (187)

【诗 学 史】

- 《瀛奎律髓》成立考 卞东波 (195)
- 论王世贞的词学观 张仲谋 (215)
- 多重文学关系中的王世贞及晚年的诗学批评风度 冯小禄 (225)
- 沈谦《词韵略》与清初词韵研究 周焕卿 (235)

【回顾与展望】

【学知文学古】

- 百年来王闿运研究述评 傅宇斌 (251)

【书 评】

- 跨学科视野的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研究 王永波 (260)
- 评孙尚勇新著《乐府文学文献研究》

【资 料】

- 清代佚失词话辑考 孙克强辑 (278)
- 钞本《水西轩词话》 陈昌强整理 (284)

【补 白】

- 《中国诗学》撰稿格式 (289)

【史 地 研 究】

- (45) 孙 勇 孙勇著《王世贞与晚明文学》
- (10) 周 明 周明著《王世贞与晚明文学》
- (201) 孙 勇 孙勇著《王世贞与晚明文学》
- (21) 孙 勇 孙勇著《王世贞与晚明文学》
- (22) 孙 勇 孙勇著《王世贞与晚明文学》
- (41) 孙 勇 孙勇著《王世贞与晚明文学》
- (52) 孙 勇 孙勇著《王世贞与晚明文学》
- (53) 孙 勇 孙勇著《王世贞与晚明文学》
- (54) 孙 勇 孙勇著《王世贞与晚明文学》

Table of Contents

Studies in Poetic Documents

- A Discussion on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Wang Yi's Annotated Edition of Zhao hun*. Li Zhi (3)
- Three Supplementary Notes on *Annotated Edition of Bai Juyi's Poetry*. Chen Chong (11)
- A Textual Study of the Apocryphal Poems by Sa Dula. Duan Hairong (17)
- The Hand-copying Origin of *Unselected Song Lyrics (ci) of Jigu ge* and the Documentary Value of *Song Lyrics by Suyu* in the Hand-copied Edition of *Unselected Song Lyrics of Jigu ge*. Wang Hao (37)
- A Textual Study on the Composition of Zheng Xuanfu's *Sequel to Yutai xinyong*. Yang Xun (45)
- A Newly Discovered "Preface to Hong Fangsi's Poetry" by Ji Mo. Bai Yaren (U.S.A.) (52)

Studies in Poetic Theory and Criticism

- Changing Views of Human Nature in the Deep Learning (*xuanxue*) of the Wei-Jin Era and the Notion that Poetry Originates from Human Feeling. Cheng Gang (54)
- An Explication of the "Wind-Bone" (*fenggu*) Concept in Wenxin Diaolong. Huo Junguo (65)

Studies in Poetic History

- Traditional Zither Songs of the Pre-Qin Era. Che Ying (74)
- Advances in Poetics Made by Scholars in the Literary Academies during the Reigns of Gaozong and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Chen Guanming (91)
- Three Inquires on "By the Western Stream at Chuzhou"—Its Circulation and Commentary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Li Qing (106)
- The Use of Functional Words in Li Shangyin's Recent Style Poetry. Wu Zhenhua (115)
- A Study on Examination Poems Composed in the Locked-up Hall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u Yin (125)

Dialogues between a Scholar and a Recluse: Exchange Poems between Zhu Xi and Liu Yun. Wang Limin, Ma Guodong	(144)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Xin Qiji's Two "Stopping Drinking" Poems to the Tune of <i>qinyuan chun</i> . Ma Dayong	(152)
Periodic Division of the Changzhou School Song Lyrics and Its Early Characteristics. Huang Zhihao	(172)
Periodic Demarcation of Song Lyrics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Cao Xinhua	(187)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oetics

A Study on the Composition of <i>Yingkui lüsuì</i> . Bian Dongbo	(195)
Wang Shizhen's Notion of Song Lyrics. Zhāng Zhōngmou	(215)
Wang Shizhen in the Multi-layered Literary Relations and His Critical Demeanor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Feng Xiaolu	(225)
Shen Qian's <i>Ciyu lue</i> and the Study of Tonal Patterns of Song Lyric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Zhou Huanqing	(235)

Looking Back and Ahead

A Survey of Wang Kaiyun Studies in the Last Century. Fu Yubin	(251)
---	-------

Book Review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Documents: 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Yuefu (Music Bureau) Literature by Sun Shangyong. Wang Yongbo	(260)
--	-------

Documents

The Lost Song Lyric Commentaries of the Qing Dynasty. Collected by Sun Keqiang	(278)
The Hand-written Edition of <i>Shuixixuan Cihua</i> . Edited by Chen Changqiang	(284)

Addendum

Guidelines and Format for Manuscript Submission to <i>Chinese Poetics</i>	(289)
(英译 吴伏生)	

站。[8]来而告言最奇其出,宇文伯直脉《招魂》王逸已云书卷善登善胡又薛固李,善李,对
遇善李已曰《招魂》“文臣遇登善胡,胡并同。凝遇文取之目视其已文并得出卷已,”限遇“置遇
文言遇。然遇宇文同不文文一固待昔遇人两因氏同不遇然,同不全宗出宇文”曰《招》“文臣
遇兴斯站。言臣又意同升天,同或遇前臣的《招魂》”之中《招魂》即面状,“同不本文并遇”文
书遇王书书善李函《说文》虽要主”于本前妙遇中《说文》的相出丁遇并曾遇合遇个各文全并”
李朋遇明改因。遇同

《王逸〈招魂章句〉考辨》商兑

力 之

今传本王逸《楚辞章句》与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十九篇序均王逸所作^[1],且除个别文字在流传过程中出现问题外,还完整地保存着。其完整程度与其所序作品无异。近李庆先生有《王逸〈招魂章句〉考辨:日本钞本〈文选集注〉和洪兴祖〈补注〉本的文献研究》一文,认为《文选集注》中之王逸《招魂序》比《楚辞补注》本的“可信赖度要大些”、“现存《楚辞章句》中的《序》”“有后来参人改易之处”,等等^[2]。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故撰此小文以就教于李先生及诸好“骚”、好“选”者云。

一、《文选集注》中之王逸《招魂序》非完整的序文

《楚辞补注》(《楚辞章句》同)之王逸《招魂序》全文如下: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3]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

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懣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4]

李善注:“《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厥命将落。故(胡刻本无“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胡刻本“寿”下有“也”)。’”^[5]“五臣”中之李周翰曰:“玉哀屈原,忧愁山泽,精(《四部丛刊》“六臣注”本与奎章阁藏“六家注”本均作“魂”)魄飞散,其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于君,冀其觉悟而还之也(“六臣注”本与“六家注”本均无“也”)。”^[6]《文选集注》分别引李善注与李周翰注之上述文字后,复引陆善经曰:“《叙》曰:‘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7]

李庆先生引上述材料后云:

这里所见的文字和前面《补注》本中所列《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如上所述两种文本不同,于是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补注》本和《文选》注释本的这两种文字,其相互关系如何,哪个比较正确?第二,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反映了一些什么问题?

按:李善、李周翰及陆善经等家注之与王逸《招魂序》相应的文字,均其节录后者而来^[8]。故所谓“区别”,乃缘比较节文与其所自之原文所致。同样的,陆善经所引之“《叙》曰”与李善所引之“《序》曰”文字也完全不同,然这不同乃因两人所节引同一文之不同文字使然。换言之,这“两种文本不同”,对证明《补注》中之《招魂序》的可信度如何,无任何意义可言。故洪兴祖“在全文各个部分都曾依据了当时的《文选》中所收的本子(主要是《文选》的李善注和五臣注本)进行了校勘、注释,并于异同之处有所注明”云云,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即使照李先生所言,洪氏显然知道《文选》的李善注本和“五臣注”本之《招魂序》是节文,故于此什么也不说。当然,李先生如是观,乃基于其认为“现存本《章句》、《补注》”中的王逸《招魂序》有误入“逸注”者。李先生云:

再如“《序》曰:‘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考此二句,显然是文中的夹注,而非正文。在现存本《章句》、《补注》中都为正文(之按:两处“正文”均当作“序文”),但《集注》分为两句。一是作为陆善经所引的《叙》所说,列于《李善注》、《李周翰曰》等引文之后;另一句,则是列在“序辞”“魂魄离散,汝筮予之”条下,注明为“王逸曰”的部分。在《集注》中分别作为“李周翰曰”、陆善经所引(之按:此五字当作“陆善经曰:‘《叙》曰’”)的文字,在《补注》本中,都作为王逸《序》的文字。读原典若稍细心点,像李先生那样扎实者恐谁也不敢断“魂者,身之精也”二句“显然是文中的夹注,而非正文”。因为无论是《章句》本还是《补注》本,“魂者,身之精也”二句,均既见于《序》,又见于“魂魄离散,汝筮予之”注。因之,这“注明为‘王逸曰’的部分”,并不妨碍其首先为“王逸《序》的文字”。又,如“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这种文中注题目字义的方式,在《楚辞章句》中尚有多例。如《离骚经序》之“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9],《九章序》之“章者(李善注本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10],《九辩序》之“辩者,变也,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也。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11],等等。奇怪的是,李先生于此何以视而不见^[12]。不仅如此,李先生之“因为现在的《补注》本,所据为宋代的文本。那么,就存在宋人在流传抄写中把《文选五臣注》等本子中本是李周翰、陆善经等对《招魂》的解释,误作为王逸《序》的可能性。现传《文选》的《李善注》和《六臣注》中,都作‘李周翰曰’^[13],可作这种可能性的旁证”云云,未免轻率。首先,《集注》于此录陆善经曰的是“《叙》曰……”宋人何以“误作”?其次,《章句》本与《补注》同;其三,洪氏注《招魂序》不涉及“李周翰曰”与“陆善经曰”,而如上所述,李先生之“魂者,身之精也”二句“显然是文中的夹注”说,乃失检所致;其四,“五臣”中之各家注与李善注之一大不同,即其引文特别随意而往往不写明出处——此乃“选学”常识,无需细致比观过两书如陈延嘉先生者始知之。况且,我们前面还有否定李先生说之理由。易言之,所谓“误作”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之,“‘李周翰曰’的文字,陆善经所引的《叙》,是否就是王逸所作,或者是否就是《招魂》的《序》,这当然是应该再探讨的”之“再探讨”,实为无事生事。

为了更好地证明《文选》李善注等相应文字节录自王逸《招魂序》,今引《艺文类聚》卷79《魂魄》节录的王逸《招魂序》如下:“《招魂篇》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忧愁山泽,魂魄放逸,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

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朕幼清以廉絜,身服义而未沫。’”^[14]按:与《文选》李善注节录的王逸《招魂序》比,《艺文类聚》节录的多了加重点号者,而是书之成早于李善《文选注》。另外,在《楚辞补注》出现之前,《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六《魂魄》亦云:“《楚辞》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忧愁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15]就节录王逸《招魂序》本身言,《太平御览》与《艺文类聚》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只是《艺文类聚》多录《招魂》之“朕幼”以下两句。而仅就此看,《御览》有可能节录于《类聚》,然从《类聚》冠以“《招魂篇》曰”而《御览》冠以“《楚辞》曰”考察,《御览》于此当直接来自《楚辞章句》而非《类聚》。因之,李先生之“从整个《楚辞》的阐释历史来看,恰恰是现存本《楚辞补注》刊行的明代以后,反对王逸《章句》对《招魂》的解说,认为《招魂》并非宋玉所作,不是招屈原之魂,而是招‘楚怀王’之魂的说法渐成解释《招魂》的主流,而这样一来,《招魂》的主要思想倾向就变成为屈原和怀王的君臣‘忠’的关系。……在解释《招魂》篇时,对‘怀王’忠贞的强调,‘楚怀王’说的兴起,笔者认为,和中世纪我国‘忠’的观念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明代以后,更强调了对具体君王个人的‘忠’,随此,其在社会上的表现形态也有了相当大变化。而这样的变化,和《招魂》解说的总倾向的变化是基本一致的。……肯定了王逸注释的主旨,剔除了后来加在王逸《章句》上的色彩和造成矛盾错误的部分,我们对于汉代王逸《章句》的思想内容、他的文学观念、他的人生价值趋向,或许就可以有比较合乎本来面目的认识”说,实似是而大非。

二、关于“全用其文”“自宋以来已非逸之旧本”与“忠而斥弃”等问题

(一)《四库全书总目》之“全用其文”指“逸注”而非“逸序”

李先生引《四库全书总目》之“逸注虽不甚详赅,而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故李善注《文选》,全用其文”说后,云:“如果《楚辞补注》也是忠实地延续了《章句》的原文的话,那么这两者就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却出现了那么大的区别。……按常理推测,只可能是如下三种原因:第一,《文选集注》注文或所据的本子改易了原文;第二,现传的《补注》的文本或所据的本子改易了原文;第三,两者或其所据的本子都改易了原文。”

按:“全用其文”前冠以“逸注”,故馆臣指的显然是注文而非序文^[16]。另外,“全用其文”,同时又说明李善仅用“逸注”而不像用其他旧注那样有补^[17]。即馆臣并没有说过李善注《文选》用王逸《楚辞章句》相应各篇《序》之全文。因之,《序》之一“节”一“全”,其“两者”不“一致”是最正常不过的。退一步说,即使馆臣之“全用其文”包括“序文”,而据我们前面所给出的理由,亦足证其说不能成立。此其一。其二,如上所述,“区别”云云,乃李先生比较节文与其所本之全文而来,故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造成李先生所说之“原因”。换言之,此所谓的“原因”,根本是不存在的——“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不仅如此,“《文选集注》注文或所据的本子改易了原文”说本身亦有问题。《集注》于此非直接引王逸《招魂序》,而是用李善注、李周翰注及陆善经注的,“或所据”云云,从何说起?因之,“从现存本的产生时间来说,显然《集注》本在前,就一般的文献常识而言,其可信性当然要大些”与“从二者的著录情况来看,《集注》收罗的注释中,比较明确、比较细致地具体注明了每一条资料的出处”说虽是,然这是建

立在节文与全文之所谓“区别”上的,故其无力“支撑”李先生的假设。另外,我们分别用李先生所用的李注胡刻本《四部丛刊》影宋“六臣注”本与《集注》所抄自两书的《招魂序》(“善曰《序》曰”与“李周翰曰”)比较,几乎无异^[18]。

(二)“自宋以来已非逸之旧本”与王逸《招魂序》是否“旧本”非一回事

李先生云:

《集注》是钞本,千年来,以原件的形态保存。而《补注》的现存本和《直斋书录解题》所载的《楚辞释文》,朱熹所见“天圣十年陈说之序”本等旧说本情况,和黄伯思《东观馀论》所记载的《楚辞》旧本情况都不同,“自宋(之按:“宋”后本有“以来”)已非逸之旧本”(参见《四库总目提要》集部楚词类“《楚辞章句》”条),所以现传洪兴祖《补注》本等的《楚辞章句》已经被改动的可能性显然存在。……上述的两类文字,《集注》本的可信程度要大一些。……它确实反映了在该本抄写时流传的王逸《章句》的真相,比较多地保存了《章句》的本来面貌。

不错,《集注》“以原件的形态保存”,而馆臣说过《章句》“自宋以来,已非逸之旧本”。然关于前者,如上所述,《集注》抄自《文选》之李善注、李周翰注、陆善经注节录字数不等的王逸《招魂序》,故无论可信度多高,其能保存的也只是所节的那部分。而将其与《章句》本或《补注》本中《招魂序》相应部分比观,并无实质之差异。^[19]关于后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八《〈楚辞章句〉提要》云:“(陈)振孙又引朱子之言,据天圣十年陈说之序,谓旧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第,知今本为说之所改。则自宋以来,已非逸之旧本。”^[20]即馆臣所说之“自宋以来,已非逸之旧本”,乃指其“篇第混并”。不仅如此,馆臣于“自宋以来,已非逸之旧本”后,还说:“又黄伯思《东观馀论》谓逸注《楚辞》,序皆在后,如《法言》旧本之例,不知何人移于前。则不但篇第非旧,并其序亦非旧矣。”不过,《招魂序》等的这一“移位”,同样与其内容是否“旧”无关。因之,《集注》“确实反映了在该本抄写时流传的王逸《章句》的真相”云云,乃暗于别之所致也。

(三)关于“强调了‘忠’的观念”与“对‘怀王’的个人关系”问题。

李先生云:

在《补注》本的《序》中,有“忠而斥弃”之语,在《文选集注》所引李善题注中的《序》文中却无此。在《补注》本的《序》中,有“以讽谏怀王”,《文选集注》所引“李周翰曰”的文字中却作“以讽于君”。这可以说明,在洪兴祖《补注》本的《招魂》王逸注释中,更多地强调了“忠”的观念,而在对君主的“忠”诚中,又特别强调了对“怀王”的个人关系。相对而言《文选集注》本中,这样的色彩就要少得多。如果说《集注》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王逸《章句》的本来面目的话,那么,后来,根据《补注》本等的文字,对王逸的批判也就失去了根据。

如上所述,《艺文类聚》所引《招魂序》亦有“忠而斥弃”之文,故“李善题注中的《序》文”“无此”,只能说明其节引是序时将之刊去。至于其何以如此,那是另一回事。即无论如何,这都不可能成为问题。另外,《补注》本的《序》中之“以讽谏怀王”而《文选集注》所引“李周翰曰”作“以讽于君”,只能说明后者被动过“手术”。(一)《艺文类聚》引即作“以讽谏怀王”(参上);

(二)古人引文之类“以讽谏怀王”而作“以讽于君”者,不知凡几^[21]。此其一。

其二,检《文选集注》卷六十六《招魂》与卷六十三《离骚》,王逸注前者的“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君王亲发兮,憺青兕”与后者的“恐美人之迟暮”、“荃不察余之忠情兮,反信谗而齎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人心”分别有云:“言己施行常以道德为主,以忠事君,以信结交。而为俗人所推引,德能芜秽,无所用(《补注》本有“之”)也”、“言己履行忠言(《补注》无“言”)信而遇暗主。上则无所考校,己之盛德长遭殃祸,愁苦而已也”、“宋玉设呼屈原之魂归楚都,入郢门。欲以咸(《补注》本作“感”)激怀王,使还之也”、“言怀王是时亲自射兽……言尝侍从君田猎,今乃放逐,叹而自伤闷也”;“美人,谓怀王也。……君不建立道德,举贤用士,则年老暮晚(“老暮晚”,《补注》本作“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也”、“言怀王不徐徐(《补注》本作“徐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谗言而疾怒己”、“言怀王始信任己,与我平议国政,后用谗言,中道悔恨,隐匿其情,而有他志也”、“言己所以怨恨于怀王者,以其用心浩荡……国将倾危也”^[22]。据此,能说这不是一样的“强调了‘忠’的观念,而在对君主的‘忠’诚中,又特别强调了对‘怀王’的个人关系”吗?而两书中的王逸这些注文,除个别文字有异外,内容完全相同。因之,“更多地”云云,无根之说也;而如果说,“这样的色彩”在《文选集注》本中“要少得多”是就其《招魂序》言,则进一步佐证是书本序被删去了相应的内容。总之,只要李先生比较一下两书中之王逸《招魂注》及《离骚注》,恐怕就再没有勇气说“《集注》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王逸《章句》的本来面目”(之按:李先生这里所说的《章句》,仅指其小序)一类的话了。其三,如上所述,“如果……的话”之“如果”,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之,“根据《补注》本等的文字,对王逸的批判”并非问题,成为问题的仅在于这种批评是否对。至于“失去了根据”之“根据”,本纯属于虚乌有,如何“失去”?

三、李善注《文选》所录王逸《章句》各序均节文

李先生云:“要回答上述在《招魂》篇的《补注》中,强调对怀王或君王个人忠贞关系的现象是否是偶然的,就有必要考察一下王逸《楚辞章句》中其他部分的情况。鉴于在正文的注释中,王逸主要是对事物的训释”,而“他对《楚辞》的主要观念,在现在署名为他所撰写的各篇《序》和《叙》中,有比较明确的反映。所以,这里主要根据《序》的情况进行讨论”。

就理论层面言,这是对的,将个别置于整个“系统”中考察才能更清楚其所以然。然李先生在操作层面的做法却大有问题,因为其“进行讨论”的前提是“把《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中有关的文字和《楚辞章句》中的《序》对照”。而所以如此,乃因李先生所说的“可以考见的《文选》中所收的有关的文字”(之按:这里的《文选》,当作“《文选》注”)之《离骚序》《九歌序》《九章序》《卜居序》《渔父序》(李先生误作《渔夫序》),均为节文。为便于分析,今录其两节文字如下:

《离骚序》

《文选李善注》:“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毁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离骚经,不忍以清白

久(之按:“久”后本有“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投而死也。”《楚辞补注》本:“王乃流屈原”
李作“王乃疏屈原(疏一作逐)”,在其下又有:“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衰(一作邪)。忧心烦
乱,不知所诉”等。而《六臣注》本中作:“《序》曰: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
姓,仕于怀王。”比《李善注》本少了“为三闾大夫”以下部分。比《补注》所缺就更多。

《渔夫序》^[23]

《文选李善注》:“渔夫者,屈原之所作。渔夫避俗时遇屈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
《楚辞补注》本:在“渔夫者,屈原之所作”后,作:“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
变易。而渔夫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六臣注》本:“逸
序曰,序曰,渔夫者,屈原之所作。渔夫避俗时遇屈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

通过这些比较后,李先生云:“《文选》注本中,《李善注》和《六臣注》本所收的《序》,并不完全
一样。这说明《李善注》是否是年从《六臣注》本中录出,尚可再考”;“而《文选》的系统的本子
比较相近,是否可以说明它们改易比较少,比较多地保存了王氏《章句》的本来面目,而《补
注》本则带有较多改易的痕迹呢?”

按:“六臣注”本比李善注本“少”是非常易理解的。“六臣注”乃宋人合李善注与“五臣
注”而来,故“六臣注”之“少”乃删李善注所致。同为宋人所刻的“六臣注”,韩国奎章阁藏本
(即“六家注”)却有“‘为三闾大夫’以下部分”^[24]。至于以其断“《文选》的系统的本子”“较
多地保存了王氏《章句》的本来面目”,而“《补注》本”“带有较多改易的痕迹”,则大失。就《离
骚序》言,成书早于李善《文选注》之宋裴骈《〈史记〉集解》与《艺文类聚》以及李善本人注《文
选》的其他地方,均引有《离骚序》的文字^[25]。而这些内容,均《文选·离骚经》下节录之王逸
《离骚序》所无。^[26]又,《集注》录有“陆善经本载《序》曰”,而将其与今传本《楚辞补注》中王
逸《离骚序》比,仅有个别文字不同,与《补注》本多“屈原”“也”“楚”“焉”共五字。请看:

《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
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补注》本作“屈原序”)其诸(《补注》本作“谱”)属,率其贤良,
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
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宕(《补注》本“妒害”)其能,共譖毁之。王乃流(《补注》本作
“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补注》本作“衰”,而云“一作邪”),忧心烦乱,不
知所愬,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补注》本“愁”后有“也”字);经,径也。言己放
逐离别,中心愁思,犹陈(《补注》本作“依”)道径,以讽诵(《补注》本作“谏”)君也。故上
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是时秦昭王
使张仪譖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补注》本“诱”后有“楚”字)请与俱会武关,遂胁与
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艸楚(《补
注》本作“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
赴汨渊,自沉而死。《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补注》本作“谕”),故善鸟香
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辟(《补注》本作
“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辞(《补注》本作“词”)温而雅,
其义噉(《补注》本作“皎”)而明(《补注》本作“朗”,而云“一作明”),凡百君子,莫不慕其

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补注》本“志”后有“焉”字)。^[27]是文末云:“此《序》及《九歌》《九章》等序并王逸所作。”^[28]不言而喻,此亦李善《文选注》之“《序》曰‘《离骚经》者……遂赴汨渊自投而死也’”云云,乃王逸《离骚序》之节文的一力证。

就《渔父序》言,《艺文类聚》卷三十五《愁》引有“《渔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驰逐江湖之间,忧愁吟叹。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29](冠以“〔《楚辞》〕又曰”);李善注《文选》卷十五张平子《归田赋》“追渔父以同嬉”云“王逸《楚辞序》曰:‘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湖,欣然而乐’”^[30],注卷二十八陆士衡《君子行》“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叹”云“王逸《楚辞序》曰:屈原放逐,在沅湘之间”^[31];等等。而这里之加重点号者,均李善注本《渔父序》所无。可见,李善《文选注》之“渔父者……遂相应答”,乃王逸《渔父序》之节文。

四、就李善注等录之《招魂序》以考察“王逸形象”如何无任何意义

如上所述,李先生误将李善节引之文当一更真的全文。因之,其“关于上述文献的思考”的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其云:

在现存的文献中,有两种不同文本的《楚辞章句》,在它们对《招魂》的注释中,所反映出来的屈原形象是不同的。……现存的《楚辞章句》中的两种不同的王逸形象。一种形象,是《文选集注》以及《文选》的《李善注》、《五臣注》等注释本中所见,更多地强调屈原愤世嫉俗,特立独行,对楚国王政、对世俗批判和不满的一面,当然也有忧国思君,欲济世救民的思想,但“忠”于某个特定君主的色彩比较淡薄。而另一方面,如果按照现传的《补注》本,王逸的形象则是:不仅具有比较多的忠君,特别是忠于“楚怀王”的观念,而且在学问上缺乏常识,注释和《序》文矛盾频出。

李先生具体的例证为:“关于王逸的思想倾向。如果按照《文选集注》本的注释,我们看到,他认为,《招魂》主要是为了‘下招屈原之魂’(见“巫阳下招曰”^[32]注),反映了屈原‘行忠言信而遇暗主’在被放逐中,‘伤己不蒙君惠而身放弃,曾不若树木得其所也’。‘湖泽博平,春时草短,望见千里,令人愁思而伤心也’(见《乱》“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等句的注释)也就是说,主要强调的是屈原个人的感受,并非对‘怀王“个人的”忠贞’,是对‘暗主’的感伤,并非要‘讽谏怀王’。而这和一般公认为他所作的《九思》中所反映出来的“激烈的批判精神和特立的孤独感是比较吻合的。而《补注》本的思想,本身比较混乱。比《集注》本多见的‘忠君’等思想和《九思》中的思想,也显得有距离”。

按:据此,我们怀疑李先生在作“比较研究”而云“按照《文选集注》本的注释”时,是否忘记了翻一下《补注》本的相应部分。不然,《补注》本《招魂》之“长离殃而愁苦”、“乃下招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枫”与“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下,王逸分别注之“因下招屈原之魂”、“言己履行忠信,而遇暗主”、“伤己不蒙君惠,而身放弃,曾不若树木得其所也”、“湖泽博平,春时草短,望见千里,令人愁思而伤心也”,即李先生这里所引《集注》本的“注释”所自出,且两者并无任何差异。因之,李先生之“并非”“吻合”“混乱”“距离”云云,近乎“无中生有”。

李先生又云:王逸“在日常生活中‘多引古譬喻’,颇为多学的人,总不至于在自己所著的

《章句》中,把有关屈原所处的历史时间(如在怀王还是在顷襄王时)都弄得像现在《补注》本所见的“那样”。按:“总不至于”云云,只是或然而非必然。如李善注于各诗题下标明其“五言”或“四言”,这与下“集”字毫无瓜葛,而以研究“选学”名家的骆鸿凯与以研究中古文学文献著名的陆侃如等竟误作《五言集》^[33]。以“本地风光”例之,作为一位很有文献修养的学者,李先生能不注意到《文选》李善注等所录的王逸《招魂序》本是节文这一常识吗?而实际上,李先生于此竟真的未注意到。同样地,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李先生会在不考察李善之前的文献与李善、“五臣”等注《文选》的其他地方是否引用过“《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中有关的文字”而无“《楚辞章句》中的《序》”有的内容,便说“《文选》的系统的本子”“比较多地保存了王氏《章句》的本来面目,而《补注》本则带有较多改易的痕迹”吗?要知道,只有证明李善之前的文献与李善、“五臣”等注《文选》的其他地方均没有引用过“《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中有关的文字”以外的文字,才勉强能那么说^[34]。而实际上,李先生于此竟真的未有考察便说了。

而关于《楚辞章句》之“注释和《序》间矛盾”,蒋天枢(1903—1988)已指出:

《九歌叙》明言屈原放逐沅湘后所作,其在顷襄之世无可疑者。《湘君》“横大江兮扬灵”句王逸注:“莫(莫或冀之误)能感悟怀王,使还己也。”又《山鬼》“留灵修兮憺忘归”句注云:“言己宿留怀王,冀其还己,心中憺然,安而忘归”。文作于易世之后,情则属望于拘留不归之王,屈原不其惧乎?叔师作注于易代之后,又有何疑忌而不敢明言顷襄乎?……《离骚》篇叙既言“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山野,复作《九章》”。《九章》叙亦云:“屈原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卒不见纳,委命自沈”。既言“卒不见纳,委命自沈”,是叙所以建言对象属诸顷襄,按之篇中注文,则又不然。《抽思》篇“矫以遗夫美人”句注云:“举与怀王,使览照也。”《思美人》篇“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句注云:“言己忧思,念怀王也”。……叔师于“作”叙时,其意中之时王为顷襄,作注时则又牵萦于怀王而不舍,抑何其时间观念模糊至是!^[35]

按:王逸所以如此,盖与其认为怀王、襄王都曾放逐过屈原有关。而这么一来,矛盾便不复存在。当然,那也许王逸认为这些作品虽作于襄王世,而内容乃追忆怀王时事。若然,我们误会叔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详笔者《关于〈楚辞章句〉“序文”的作者问题》一文^[36]。

余论

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李先生此研究首先要做的是:一,考察李善之前的文献及李善本人是否在别处引用过现存《楚辞章句·招魂序》中除“《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厥命将落。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也”以外的其他文字;二,考察李善之前的文献及李善本人是否引用过现存《楚辞章句》之《离骚经》《九歌》《九章》《卜居》《渔父》《九辩》《招隐士》的序中除其在《文选》相应作品题目下所引其内容以外的其他文字。然而,这些非做不可的工作,李先生却没有做。何况,即使做了这一工作而其结果是否定的,仍然难以证明李善注《文选》于“骚”类所录的各篇序比现存《楚辞补注》本的“可信赖度要大些”,而后者相应的序“有后来参入改易之处”的结论可以成立。因为除了我们前面所说之种种理由外,还有李善等在《文选》具体作品题目下与作者名下的引文往往是节文;等等^[37]。结果是,李

先生竟以《文选集注》中的《招魂序》节文来考察“王逸《章句》”的思想内容、他的文学观念、他的人生价值趋向”以求“有比较合乎本来面目的认识”。

已故的著名学者汤炳正先生说得好:“科学研究必须创新”,“但求新并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38]。显而易见,李先生于此是欲求新的,然实际上其此文之观点充其量是“半新”^[39];而《文选集注》“集”李善注等所录的王逸《招魂序》等均为节文,故认为其比《楚辞补注》本的“可信程度要大些”,失“真”远矣!以李先生扎实的文献根柢,如果其撰此文前关注到当下的相关研究与稍注意到古人注书时极少引全文这一前提,恐其便不会认为《文选集注》中之王逸《招魂序》比《楚辞补注》本的“可信程度要大些”、“现存《楚辞章句》中的《序》”“有后来参入改易之处”了,等等。甚至,恐亦不撰此文了。总而言之,李先生之“现存《楚辞章句》中的《序》”“有后来参入改易之处”,而《文选集注》中之王逸《招魂序》比《楚辞补注》本的“可信程度要大些”云云,是断不能成立的。

注 释:

[1] 参《关于〈楚辞章句〉“序文”的作者问题》,力之《〈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巴蜀书社2005年版。

[2] 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十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8页。本文所引李文皆本此。

[3] 洪兴祖《楚辞补注》注此云:“李善以《招魂》为《小招》,以有《大招》故也。”

[4][12] 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九、卷四,《四部丛刊》本(本文所引《楚辞补注》均此本)。

[5][6][7] 无名氏《唐钞文选集注》第1、1、2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57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8] “李周翰曰”虽无“序”字,然实节王逸《招魂序》来。研读过“六臣注”而稍加留意者都知道,李善引文献几乎没有不注明的,而“五臣”引文献则多改动而少写其出处。

[9] 《楚辞补注》卷一。又,有的学者认为“离,别也。……以风谏君也”非王逸《离骚经序》原文,大误。详参力之《〈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第66—69页。

[10] 《楚辞补注》卷八。又,此段话李善引作:“辩者,变也。九者,阳之数也,道之纲纪也。谓陈说道德,以变说君也。”(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刻本《文选》,第470页)

[11] 据李先生本文《对王逸〈楚辞章句〉中〈序〉的考察》一节,其当真读过这些《序》。

[13] “《李善注》”何来“李周翰曰”?

[14] 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8页。又,合正文于序,而题以正文之名称之与合序于正文,而题以序之名称者,在《艺文类聚》一书中均往往而有。参力之《〈文选〉之种种问题均与其成书是否仓促无关:兼与〈艺文类聚〉(前十卷)比较》,见《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5]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936页上栏。

[16] 林维纯《试论〈楚辞章句〉“序文”的作者问题》已误于前。参力之《〈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第61页。

[17] 《文选》卷二《西京赋》“薛综注”下,李善曰:“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缪,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西京赋》“有凭虚公子者”下,有双行小字:“凭,依托也。虚,无也。言无有此公子也。善曰:《博物志》曰:王孙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辞。”按:“善曰”前为薛综注;其后为李善补注。

[18] 《集注》录李注本《招魂序》共33字,今以胡刻本校之,仅少一“故”字与多一“也”字;《集注》录此“李周翰曰”共54字,今以《四部丛刊》“六臣注”本校之,仅“精”作“魂”与无一“也”字。

[19] 这与将李善注、李周翰注与《集注》抄自两氏的文字比较之差异,大致相同。

[20] 永瑤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67页下栏。

[21] 参王礼卿《〈选〉注释例》(见俞绍初、许逸民主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与力之《〈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之《〈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之真伪辨》、《〈史记〉引文札记与后世引文问题说略》、《〈艺文类聚〉的问题种种》等文。

[22] 分别见《唐钞文选集注》(《续修四库全书》第1579册)第3、4、20—21、63页;《唐钞文选集注》(《续修四库全书》第1578册)第790、796—797、798、811页。

[23] 此中的七处“渔夫”,均为“渔父”之误。

[24] 萧统《文选》,韩国正文社1983年影印奎章阁藏本,第778页上栏。

[25]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子非三闾大夫欤”下,《集解》引《离骚序》曰:“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艺文类聚》卷二九《别上》云:“《楚辞》曰‘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文选》卷二四《为贾谧作赠陆机》“英英朱鸾,来自南冈”下,李善有“王逸《楚辞序》曰‘虬龙鸾凤,以托君子’”,等等。

[26] 详参力之《〈文选〉骚类李善注引〈楚辞章句〉小序均非原貌辨》,见《〈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又,这里的“王逸《楚辞序》”与“王逸《离骚序》”同。如卷六〇颜延年《祭屈原文》之“楚三闾大夫屈君之灵”下,李善引与其节录于卷三二《离骚经》下“《序》曰”相应文字同之“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而云:“王逸《楚辞序》曰。”

[27][28] 《唐钞文选集注》(《续修四库全书》第1578册),第782—783、784页。

[29] 《艺文类聚》第619页。

[30][31] 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刻本,第223页上栏,第395页上栏。

[32] 按:“巫阳下招曰”,当作“乃下招曰”或“巫阳……下招曰”。

[33] 分别见骆氏《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页(两处);陆氏《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1、729页。

[34] 将“六臣”分别于《文选》各作品名和作者名下所引的书文与其所本者比较,思过半矣。

[35] 蒋天枢《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3—224页。又,林维纯亦有类似说法,见其《试论〈楚辞章句〉“序文”的作者问题》,《暨南学报》1986年第2期。

[36] 见力之《〈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

[37] 如韩国奎章阁藏本“六臣注”卷三三《招隐士》之“刘安”下,“(吕)向曰”:“《汉书》云:‘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数千人,后谋反自杀。’……”又,“(王)逸曰”(之按:“〔王〕逸”为“〔李〕善”之误):“《汉书》曰:‘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数千人,后伍被自诣吏,具告与淮南谋反。上使宗正以符节劾王,未至,自刑杀也。’”(上册,第817页下栏)我们能据此而说今传《汉书》卷四四《淮南王传》绝大部分的文字都是后人所加或改动过的吗?另外,正因为节引,故虽取同一篇以注同一人,其引文字长短仍有所不同。尤其吕向引之“后谋反自杀”,非原原本本的引文。

[38] 汤炳正讲述、汤序波整理《楚辞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39] 因为李先生所要说的,王德华发表于《文献》1999年第4期上的《日本金泽文库〈文选集注〉骚类残卷〈离骚经·小序〉解辨》与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期上的《〈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的文献价值》已基本论及。另外,笔者有不同意见王先生上述论文观点之《〈文选〉骚类李善注引〈楚辞章句〉小序均非原貌辨》一文,发表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上(后收入作者《〈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一书)。当然,李先生没有注意到大陆当下的相关研究成果,或与其此间身在国外而搜索不易有关。

[作者简介] 力之,男,广西北海人。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